

請好好守護我城的身體(二)

蕭俊傑

[上文提到](#)，吸毒被輕視為一小撮人的「自毀」或「無知」。吸毒跟大眾消閑的態度，其實一脈相承，兩者都是刺激身體激發快感，同時看待刺激身體的後遺症，態度都很犬儒。

筆者提到要保護身體，不能只是反對「偶然」、「意外」、「新」出現的壞風氣、或一小撮「邊緣」青年的問題，而是我城所有能力享受消閑生活的人的共同關注，是我城幾十年來隨經濟起飛而生、隨便刺激身體的消閑生活。

同時，這種「內外分明」，「偶然」、「意外」、「新」論述，不單是毒品的論述，似乎更是種家長對成長的犬儒想像。

大家長的浮躁不安

大家長包括政府、父母、教育工作者，要承擔年青人的成長，要保護他們，往往把青少年的問題只簡化為「外來的」「化學／生理反應」，包括毒品，甚至是色情暴力資訊，「外來的」指的是互聯網、傳媒、朋輩，也就是成年人陌生的、不能掌握理解進而不能控制的。於是，發展出來的應對，就是「建構」健康成長的環境給他們了。

我們在家庭、學校建立的成長空間，常視帶有「潔白無瑕」「純潔」的幻想，同

時，是容易受「外在」世界污染。因此想像中的「內在」和「外在」世界是如此壁壘分明，家庭、學校就變得很危險，而大家長不能掌握的互聯網，更是無掩雞籠。

潔白無暇的灰暗

我們必須詰問自己：「我們真的有辦法維持潔白無暇的環境嗎？」管理學校的高層、制定政策的官員、有地位公開發言的社工、教師、家長，必須認清和面對這種現實，就是教育的功能不是消毒，校園和家庭也許能夠清潔，但不能漂白。我們跑的方向，不單漂白更是向學生灌漂白水，而所謂調整就是把漂白水稀釋，然後拿漂白水到鏡頭前說如何快速見效。漂白水藥力過後，鎂光燈關掉，便由前線老師、社工默默拿著掃帚在小息在午飯在課後清潔。

如果站在家長位置上的人不能好好面對「潔白無暇」的虛妄，那對年青人的成長環境是很壞的影響：可能（一）：家長的立場必須依賴到更多權力和更常運用權力，使監控有效。運用權力，不是令年青人更不信任家長，就是令年青人相信監控和權力是好東西，行得正就不怕，怕就是心裡有鬼，這是很差的人權教育。可能（二），家長心知肚明不能維持「潔白無暇」的環境，但又要把話說下去，這是虛偽，犬儒和不務實。而學校的設立，竟建基這種虛妄，只會令人輕蔑學校，最後也可能間接推使學生同樣而不認真和犬儒攻陷學校。

「家長」可以重新認識自己嗎？

世界的發展，的確令人害怕，資訊的爆炸，挑動快感的來源也是像缺了湜。被稱為「道德右派」的人士提出的關注，色情、暴力、濫藥的憂慮，是很正常也很合理，需要跟各界持續探索下去。但這個群組不能把自己在四十歲後才看見的，亦即是自己年青時沒看見的，都當成對現在青少年「外來」的事物，然後妄想把互

聯網、輕奮藥物泛濫的現象，時光倒流般還原到自己十多二十歲時，再以這種妄想濫製和操作監管的工具，使監管從來不是建基公開對話、理性、有效、切合問題的基礎，而是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」的剎那激情之上。激情過後，議題冷卻，大家長們便繼續專注和投資發展經濟、愛國和教年青人這樣做。「道德右派」，根本從未看清他們口中的道德議題，也未察覺自己對世界秩序演化的浮躁不安。

重構「純潔」校園

出自對世界轉變不安而營造的「潔白無暇」想像，是虛妄的。依附管理主義，依附權力營造「潔白無暇」，是損害人的自主。我們在充斥經濟利益、官僚積習、利益關係、甚至國家主權的種種議程間，我們都沒甚麼資源、思想空間、時間去給年青人留下好的成長土壤，很多時只能簡化成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二元對立的辯論。可是，我們看見保守價值跟權力依靠的壞處，也看見「家長」對現況失焦，但同時自由主義自信人的自主，「多給年青人空間」之後是甚麼，也需要年青人在內，真的切實得到更多自主空間後，一起試驗和辯論吧。然後，我的問題很簡單：如果，世界出現的新事物，或挑動我們快感的來源又越來越多，而這些真有潛在危險，又真認為影響可大可少，需要年青人自主的面對，為何我們不把教育的長遠方向，改成通識教育？我們就在學校，花最大的精力，坦白的探討這些？

如果監控不能解決一切，自主也需要磨鍊，那麼開墾新的空間，努力開墾一塊認真、坦白、務實、自主、寬容的教育田地，是值得探索的。